

夏有乔木
雅望天堂

籽月

作品

同名电影原著小说
影视典藏版全本

夏有乔木 雅望天堂

SWEET SIXTEEN

1

夏木——

这一生，你不来，我不老。
有的时候，一旦错过便是一生。
再次遇见，可有来生？

IP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花山文艺出版社

有年木
SWEET SIXTEEN
雅望天堂

作品
籽月
1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夏有乔木 雅望天堂：影视典藏版全本 / 籽月
著. —石家庄：花山文艺出版社，2015.7

ISBN 978-7-5511-2431-7

I. ①夏… II. ①籽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40724号

书 名：夏有乔木 雅望天堂(影视典藏版全本)

著 者：籽 月

策 划：张采鑫

责任编辑：董 舸

特约编辑：宋惜非 杜莉萍

美术编辑：许宝坤

责任校对：齐 欣

封面设计：刘 艳

内文设计：昆 词

出版发行：花山文艺出版社（邮政编码：050061）

（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）

销售热线：0311-88643221/29/35/26

传 真：0311-88643225

印 刷：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开 本：880×1230 1/32

印 张：28.5

字 数：810千字

版 次：2016年4月第1版

2016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511-2431-7

定 价：88.00元

（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）

001 | 楔子 / 夏有乔木 雅望天堂

009 | 第一章 / 我在回忆里等你

如果你问，夏木，你最讨厌谁？

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，舒雅望。

021 | 第二章 / 青梅竹马唐小天

舒雅望抿着嘴唇看他，非常非常贱地说了一句：

“我只对你好。”

033 | 第三章 / 父亲的骄傲

唐小天，你要是个男子汉，

就不能让女孩子跟着你受苦、受伤、被人打！

043 | 第四章 / 年少时光匆匆去

舒雅望以为，她和唐小天会一辈子在一起。

一辈子，从出生，到死亡，一秒不多，一秒不少。

057 | 第五章 / 唐小天当兵

年少的他们，在星空下许下诺言，

一个说愿意等，一个说一定回来。

085 | 第六章 / 圣诞节约会记

她喜欢他的怀抱，温暖又结实，

干净又安心，让她迷迷糊糊地想闭上眼睛，

在他的怀抱里待上一辈子。

105 | 第七章 / 这个男人很危险

曲蔚然问：“很讨厌我吗？”

舒雅望点头：“是啊，非常讨厌。”

曲蔚然状似苦恼地说：“可是怎么办呢，你却让我很着迷。”

129 | 第八章 / 夏木的告白

夏木咬咬嘴唇，在她耳边说：“我喜欢你。”

143 | 第九章 / 曲蔚然的回忆

那是他和唐小天的第一次见面，

他到现在还觉得他的笑容真的很耀眼，
闪亮得让人睁不开眼睛。

149 | 第十章 / 甜蜜爱恋

小的时候，我很羡慕你，因为你总是有很明确的目标，
知道自己喜欢什么，想干什么，未来会是什么样。

我很喜欢这样的你，也特别希望自己可以变成你那样。

177 | 第十一章 / 雅望，别哭

舒雅望靠着房门缓缓蹲下来，咬着嘴唇，捂住耳朵，
痛苦地张大嘴巴，想大喊想大叫，却又不能发出声音来。

201 | 第十二章 / 混乱中的救赎

他从来没想到，她会成为别人的妻子。



目
录

夏 有 乔 木 雅 望 天 堂

- 221 | **第十三章 / 用什么赔给你**
可是他现在，只是一个杀人未遂的逃犯！
等待他的未来，也许，只有监狱！
- 235 | **第十四章 / 最初相爱的人，最终不能相守**
现在你回来了，可是，我等的已经不是你了。
- 241 | **第十五章 / 爱也一辈子，恨也一辈子**
爱一辈子也好，恨一辈子也好，终究是要让你记我一辈子。
- 257 | **第十六章 / 男人的眼泪**
一个等了，却等得太早；一个回来了，却回来得太晚。
怪只怪那缘分太浅，未满千年。
- 275 | **第十七章 / 这一生，你不来，我不老**
有的时候，一旦错过便是一生。
再次遇见，可有来生？
- 289 | **番外 / 一个人的天荒地老**
我用了十年的时间去忘记一个人，结果只令她的轮廓在我脑中更加鲜活。
- 293 | **因为是籽月，“夏木”才之所以是“夏木”**
/ 莫峻

楔子

夏有乔木 雅望天堂

南有乔木，不可休思。
我写这句话的时候最想的就是你。
你说我的名字有最美好的愿望。
你不知道，我最轻浅的念想，
不过是和你一起仰望天堂，
有你在的地方，就是天堂。
我为你唱的歌你是否能听到？
一个人背起行囊。
灯火阑珊，如同坠落的星光，
那是我遗落的忧伤。

我想，下辈子我们一定会遇到，
那时候，我一定等你，
那时候，你不来，我不老。
那时候，你一定不要再把我丢掉。

晚上十一点四十，舒雅望还在钱柜和一帮人K着歌。说是K歌，其实舒雅望也就是一个听众，整个晚上她一首歌也没唱，不是因为她不会唱，而是因为麦霸太多。

地化园林公司的程总拿着麦克风唱着《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》，正在兴头上，一副自我陶醉的样子，光滑的秃顶在昏暗的包厢的彩灯下泛着七色光芒。

林经理坐在点歌台上一连点了三首歌，点歌屏幕满满排了三页，他面不改色地将自己刚点的三首挪到了最前。

坐在舒雅望旁边的会计张茹嘴角抽了抽，对着她抱怨：“可恶，他又插歌。”

舒雅望晃着酒杯里的酒，无所谓地笑笑：“算了，就让他先唱好了。”

“不行！我都等半个小时了，才到我的歌。”张茹忍不住还是叫了一句，“林经理，刚才不是说好了，不许插歌吗！”

林经理回头朝着她无赖地笑笑：“最后一次！”

张茹不服气地跑过去，挤开林经理，想将自己的歌换回来，林经理不让。两个人闹了半天，最后张茹一跺脚，一撒娇，林经理满面笑容地妥协了，将她的两首歌调了上来。

像张茹这种漂亮的二十二岁的女人，总是有这种权利，在男人面前娇嗔着，轻声撒着娇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，而男人们也很享受这种退让。

舒雅望端着酒杯，淡然地小口小口地抿着啤酒，苦苦的口感刺激着她麻木的味蕾。今天公司投标投中了政府2009年的新工程，是市中心杏花公园的设计施工权，这个工程接下来，对地化这样的小公司来说，意味着明年一整年接不到工程也不会倒闭。

身为地化的老板，程总今天格外兴奋，唱完最后一句，忽然拿了一杯酒走到舞台中间，拿着麦克风说：“今天，我们能拿下杏花公园这个工程，主要是靠大家齐心协力，艰苦奋斗！等工程开工了，大家都会很忙，会很辛苦。希望大家能继续发扬我们吃苦耐劳的精神，坚持到底，奋斗到底！来，我们干一杯！”

“好，干杯！”包厢里的人都举起酒杯，一饮而尽。

程总开心地将酒杯一放，拿着麦克风叫道：“老林，给我点一首《同桌的你》。”

林经理点头哈腰一脸笑容地快速地将歌点好，程总又开始陶醉地唱起来。等程总唱完，包厢的服务员敲门，告诉他们时间到了。

舒雅望看了一眼林经理和张茹郁闷的表情，扑哧一笑。

旁边的实习生有些不敢相信地看了她一眼。

“怎么？”舒雅望拿起包包，转头望着盯着她看的实习生林雨辰。

“没事，没事。”林雨辰慌忙摆摆手，掩饰着眼里的惊讶，“只是，我第一次见到舒姐笑呢。”

舒雅望愣了一下，有些诧异，林雨辰来公司已经三个月了，这是第一次见她笑吗？

“不会吧？我记得我经常笑啊。”

“不是，不是，那种感觉不一样，就是觉得你刚才笑得很可爱。”

可爱？舒雅望回转过头，望着包厢镜子中的女人，黑色的大衣，长发简单地扎起来，脸色有些阴沉，表情死板又麻木。

快二十八岁的她，已经算不上年轻了吧，居然用可爱来形容她？瞟了他一眼，她将包挎在肩上，勉强地对他笑笑：“走吧。”

到了楼下，大家寒暄了一阵，然后打车的打车，开车的开车，走得又快又干净。

舒雅望将大衣领口竖了起来，并不急着打车。今晚喝得有些多，肚子里翻滚着一些想吐又吐不出来的欲望，她想走一走，吹一吹风。虽然冬天的风总是刺骨的寒冷，但是有些事情，总是要在这刺骨的寒风中才能理得清楚。

即使是繁华的T市，在午夜十二点以后，也没有了车水马龙的景象。马路上偶尔有车子呼啸而过，她将双手插进大衣口袋里，慢慢地走着，高跟长靴在清冷的夜里，发出清脆又有些寂寞的响声。

“舒姐。”身后一个声音叫住她。

舒雅望立在原地等他，他跑过来，帅气青春的脸上满是灿烂的笑

容。她有些恍惚地望着他，脑海中那不可触碰的记忆，又一次像海啸一般凶猛地扑面而来。她紧紧地攥着双手，咬着嘴唇，等着那阵揪心的疼痛过去。

“舒姐，你也走这条路啊？”林雨辰笑得有些腼腆，“我家就住前面。”

舒雅望点点头，刚想转身，可脚下忽然一崴，整个人便向前跌去。林雨辰慌忙伸手拉住她，用力地往回一带，因为惯性她被甩进他怀里，还好他穿着厚厚的羽绒服，舒雅望笔直地撞进去，一点也不疼。感觉他的怀抱软软的，有淡淡的烟味，和记忆中的味道，有一点点像。

舒雅望站稳身子，刚想推开他，只见马路上一道刺眼的车灯直直地向他们打来。她眯着眼睛，转头向车子看去，从银白色捷豹XF上走下来一个并不陌生的男人。他望着她，带着她熟悉的笑容。

她推开林雨辰，退开一步，抬眼望着他。他还和以前一样，俊朗的眉眼，淡雅的笑容，一副温柔斯文的模样，可他现在的眼神里有一种说不出的轻蔑。

“雅望啊。”他轻声叫着她的名字。

他总是在她的名字后面加一个“啊”字。

结婚的时候，他说：“雅望啊，你可以给我一个家吗？我们的家。”

离婚的时候，他说：“雅望啊，我给不了你幸福，你也给不了我。”

舒雅望习惯性地捏紧插在口袋里的手，默然又有些麻木地看着他，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。很久，没见到他了。

他弯起嘴角，看了一眼林雨辰，然后望着舒雅望笑：“雅望啊，又换了新的小鬼了？你忘了你今年多大了？”

她看着他俊美如昔的脸上带着以前从未有过的嘲弄，点头道：

“好久不见。”

男人伸手，挑起她的下巴，残忍一笑：“雅望，你老了很多啊。”

她挑挑眉，抿抿嘴，无所谓地耸肩：“没办法，女人总是老得快啊。”

他低头问：“夏木今年二十三了吧？”他摊摊手，上下打量了她一番，一副受不了她的样子，继续说，“还没厌倦你这副老女人的模样吗？”

“喂！你这人，怎么说话呢！”林雨辰皱着眉，瞪着眼前的男人。

舒雅望长叹一口气，不想和他计较，转身要走，却被他快步走过来一把拉住。

他有些愤怒地瞪着舒雅望：“生气了？我只是说几句你就生气了？哈哈——”

“曲蔚然。”舒雅望轻声叫他的名字，皱着眉头瞅他，“我没有生气，生气的是你。”

“哈哈，是啊，生气的人是我，一直是我。”他狠狠地瞪着她，脸上的笑容消失得无影无踪，深邃的眼里满满的都是被背叛的愤怒，他一字一句地问，“那么，是谁惹我生气？是谁，在五年前，和一个不满十八岁的男人私奔了？现在，我只想知道，五年前，我的诅咒生效了没有！你和他，不会幸福吧？”

舒雅望叹了一口气，抬眼，平淡地望着他：“曲先生，我们的婚姻本来就是一个笑话，我和谁在一起，不需要你的祝福。”说完，她不再看他，对林雨辰点点头，说了句“我先走了”，便伸手拦了一辆的士，坐了进去，关上车门，报了地址。

车子缓缓地开动，她没有转头看他，但是，她知道他在看她，用很犀利的眼神，紧紧地盯着她。

舒雅望将头靠在车窗上，感觉有些疲惫。真想不到，会在T市遇到他。她忽然觉得，以前的有些事，好像是上辈子发生的一样。

“小姐，到了。”

她扔下钱，要了发票，拿好包包，打开车门走出去。

上了二楼，打开房门，将客厅的灯打开，把包包扔在沙发上，自己也跟着躺进去，闭上眼，全身跟散了架一样。在外面奔波了一天，回到家，她已经累得连动都不想动一下。

里屋的门被人打开，她知道是谁，却没有睁开眼睛。

“这么晚啊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别在客厅睡，不然该感冒了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别光嗯，你也动动啊。”

“嗯。”

袁竹郁走过来，一把将她从沙发上拉起来，气愤地道：“非逼我动手！”

舒雅望闷声笑了笑，撩了撩头发，睁开眼看她，棉质睡衣，散乱的长发，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，将她漂亮的眼睛遮挡起来。

“看着我干吗？快去洗洗睡。”她又推了她一把。

舒雅望坐在沙发上不动，然后叫她：“竹子。”

“嗯？”

“我今天，遇到我前夫了。”

“哦？然后呢？”袁竹郁一脸兴奋地坐在她边上。

“你不是一直想知道我为什么离婚吗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因为我心里有一个……”舒雅望想了想，接着说道，“没有办法忘记的人。”

今天，她想讲一个故事，一个怎么忘也忘不掉，怎么说也说不清的故事……

夏有乔木
雅望天堂 1

■ XIA YOU QIAO MU YA WANG TIAN TANG ■

第一章

我在回忆里等你

如果你问，夏木，你最讨厌谁？
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，舒雅望。

■ XIA YOU QIAO MU YA WANG TIAN TANG ■

记得高一那年暑假，舒雅望刚满十六岁。有天中午舒爸忽然让舒雅望去给他长官的孙子当家教老师。她吃惊不已，要知道她爸的长官，那可是S市驻军军区的总司令。她就见过几次总司令，他是一个非常严苛的老人，每次见到他她都会情不自禁地立正站好。

舒雅望对着舒爸哈哈大笑：“老爸，你女儿我自己的成绩都是满江红，你还指望我去教人家？别开玩笑。”

舒爸斜了她一眼：“你门门红灯还得意得很啊？我叫你去你就去，小学课本你都搞不定，你就别姓舒了。”

舒雅望鼓着腮帮瞅他。其实她很想说，老爸，别小看现在的小学课本，有些数学题目我还真的搞不定。

舒雅望很认真地看着他推托道：“老爸，我很忙，我有好多暑假作业要做。”

舒爸瞪她一眼，忽然站直身体，对着她命令道：“立正！”

她条件反射地立正站好：“报告长官，舒雅望报到。”

“舒雅望同志，现在交给你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！从今天开始，每天早上八点，去夏司令家报到，认真授课，为家争光！执行命令去吧！”

“是，长官！”立正！敬礼！标准的中国士兵姿势，转身，起步——走！一二一，一二一，走向大门外，气愤地回头，臭老爸，每次都来这套！

在这一刻，舒雅望深深地为从小就被逼接受军人训练的自己感到悲哀，为自己的条件反射感到悲哀。

第二天早上吃完早饭，她就哼着小曲儿往夏司令家走。本来她

是不愿意去的，后来想一想，不就是陪“太子”读书嘛，也没什么难的。虽然老爸说会给她增加零用钱，不过，她可不是为了钱，嘿嘿。

舒雅望家住在部队家属区最外面的套房，夏司令家在后面的别墅区，步行只要二十分钟就到了。

舒雅望站在别墅门口，敲了敲门。出来开门的是一个年轻的男人，个子不高却很结实，穿军装。舒雅望瞟了一眼他的肩花，一杠三星，营长，上尉级别。

“叔叔好，我是舒雅望，是我爸爸叫我来的。”

“进来吧。”

男人领着舒雅望走进别墅。别墅正厅里，夏司令正坐在红木沙发上，看她来了，严苛的脸上露出一丝和气：“雅望来了。”

“夏爷爷好。”舒雅望有礼貌地望着他笑。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对任何人都嬉皮笑脸的舒雅望，唯独面对这位老将军的时候，总是连大气也不敢出。

夏司令叫了一声：“小郑，去叫夏木下来。”

“是，司令。”刚才为她开门的男人转身上了楼，没一会儿楼梯上响起两个脚步声，一轻，一重。

她抬头望去。那是舒雅望第一次见到夏木。

即使现在，舒雅望还能想起当时的那一幕。他扶着古木栏杆，一步一步地走下来，精致的脸上带着十岁大的孩子绝对不应该有的表情，麻木、呆板、毫无生气。琉璃一样的眼珠里，暗淡得连一丝光彩也没有，当他看向你的时候，总让你有一种阴森森的感觉。

他走到最后一级台阶的时候，停住，面无表情地望着夏司令。

夏司令对他招招手：“夏木，这是爷爷给你找的小老师，来打声招呼。”

夏木瞟了她一眼，不说、不动、不笑，就像一个精致的玩偶，那种感觉，很奇怪。